



螃蟹人生

李文毅

鱼市场旁边有一位音乐老师姓袁,是袁大头的袁。

袁老师没有什么爱好,一是唱歌,二是吃螃蟹。一日三餐,必有两餐是吃螃蟹。因为天天吃螃蟹,所以天天逛鱼市场,故而鱼市场的小贩们都知道袁老师。大伙凑在一起,只要谈起螃蟹,袁老师便来了精神头。尤其是袁老师讲起吃蟹子腿的章节特别带劲,嘴里发出声音,手上比画动作,那不亚于专家教授。人们给袁老师起名——袁大蟹子。

袁老师不仅生活上爱吃螃蟹,在教育事业上也是敢于吃螃蟹的人。

学生唱歌,唱不出声来,发音未从丹田起。袁老师立即打发学生去东河边铲沙。几个小伙子,大姑娘挖了半天沙,才是解决了问题。学生发音不准确,不清楚。袁老师叫学生去大桥上,跟着卖鸡肝的大娘,卖了半天的鸡肝。袁老师说,那个卖鸡肝的大娘发音特别准确,谁要是练发音不用换大米,在大桥上直接去卖鸡肝,就可以了。袁老师教学别出心裁,成为美谈佳话。



袁老师喜好结交朋友,不论贫富与贵贱,活出生活的新境界。

一日,袁老师去赶招远大集,碰见一个老头子卖烤地瓜。老头一边卖烤地瓜,一边拉着二胡,好不自在,后面还搁着一打啤酒。一曲二胡拉完了,抓起酒瓶子,“啜溜”一口,那感觉真是不一般。袁老师欣赏烤地瓜老头的境界。袁老师请老头到对面的小饭店,去坐一坐。老头不认识袁老师,说你找我干什么,我也不认识你?袁老师说,我不找你升官,我也不找你卖烤地瓜,我就请你喝几杯酒。老头说,没有空,还得卖烤地瓜,还得拉二胡,还得喝啤酒。老头拒绝了袁老师。袁老师又托自己熟悉的一个老朋友,去找卖烤地瓜的老头。那个朋友去了大集上,结果人家早就收摊了。

袁老师走在回家的大街上,看见对面来了一个捡破烂的。捡破烂的骑着电动三轮车,唱着歌,东一句,西一句,也不成套路,只是自己唱着高兴。路边上有一个饮料瓶,

捡破烂的停下车子,叫道:“又是一毛钱啊。”然后,他又骑上电动车,唱着歌儿,扬长而去。袁老师把卖烤地瓜的和捡破烂的事,告诉卖海鲜的王胡子,说是这样的人,金钱打不倒,是万里长城永不倒!

袁老师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检查结果出来了,老中医嘱咐他,少吃阴性食物。袁老师说,我天天吃螃蟹,就是离不开螃蟹。袁老师说自己有两种死法。他告诉老中医,你说我是叫螃蟹饿死,还是叫螃蟹撑死了。老中医没有办法,说你少吃点吧!

袁老师仍然是我行我素,天天两顿螃蟹。袁老师说自己有一个遗愿:我死后,把我的骨灰扔在三山岛。我吃了一辈子的螃蟹,我死了要为螃蟹服务一辈子。

真是生为螃蟹生,死为螃蟹死。

行走烟台

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@126.com

乡村警事

矫捷

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山区乡镇,民风自古淳朴,乡亲们都是厚道人。作为乡镇派出所的警察,加上点努力,自然社会秩序就好于很多地方。有人的地方,矛盾总是难免的,狗咬了鸭子,羊进了庄稼地,这样的事情作为乡镇警察,也是要处理不少的。

农忙时节,村里只剩下年龄很大不能劳动的老人了。作为乡镇派出所警察也进入了高度警戒时刻,因为这个时节外地流窜盗窃的,也开始瞅准这个大部分人家里没人的空子,进行入室盗窃了。片警们忙着到自己片区巡查,落实各村组织的老人看门望锁队。

出警铃声响了起来,打开电脑一看,常庄一户院内香椿树不知道被谁锯断了,2位民警开车飞奔而去。大家围坐在食堂桌边猜测,这么多年,还真没有遇见这样的警情。分析了N多可能性,都觉得不能成立。

很快,出警的两位民警也回来了。这么快?大家都很好奇。到底怎么回事?是谁啊?民警回答说是孙老太。大家愣住了,常庄孙老太90多岁了,身体很好,人也很快,走访跑片的时候,都热情邀请民警们去喝水坐坐。

为什么?两家是邻居,去年这家的香椿树长得旺,挡着老太东炕上的阳光了,老太说了这事,这家说不准备要这棵树了,抽空把树锯了,也一直没锯。老太自己在家,就自己把树锯了!

那家没锁门吗?锁的,老太自己爬墙过去,拿着锯自己锯断的。90多岁能爬墙吗?能,她儿孙孝顺得好,生活好,心情好,那身体还真是好。她怎么不找儿孙帮忙?说这事自己就干了,不用找人。邻居说了,看树倒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赶快报了警,如果知道是孙老太锯的就不报警了。

我们将来90岁别说锯树,能活到,就很厉害了。

车二虎砸牛

孙英山

清朝康熙雍正年间,山东宁海州西解甲庄村出了个尚书,名字叫李永绍(1650——1740),字绳其,号省庵,晚号痴愚老人,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举人后中进士,雍正二年官至六部的工部尚书。李尚书在任期间,为官清正廉明,一尘不染,深受皇帝的恩宠。

有一年,李尚书随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,在回京的路上,路过山东地界,皇帝说:“李爱卿,这不是到了你的家乡吗?怎么也不邀请朕到你的家乡走一走,看一看。”因为李尚书做官期间,从不张扬,从不巴结上司,因此就没有提及此事。经皇帝这么一说,他也只好说道:“山乡寒舍,岂敢惊动吾皇。”就这样一班人马,浩浩荡荡来到了解甲庄的地界李尚书的家乡。皇帝在他家稍坐片刻,宾主杯茶小舒,皇帝夸赞这里是一个一马平泊,有山有水的好地方。皇帝来的时候,正赶上春耕时节,西解甲庄南泊里老农们赶着老黄牛正在耕地,皇帝看了以后,一高兴,心血来潮,他也要亲自扶犁耕地,皇帝躬身耕作,这在我国的历史上也不多见,皇帝深入民间,体恤民情,亲身体验,实地耕耘,在历史上也留下浓墨重厚的一笔。皇帝临走时,封为他拉犁的那头牛为“御牛”。还封它“南吃四十里,北吃四十里”。皇帝金口玉牙,谁敢说半个不字。从此这条牛可就展扬开了,受了皇封的牲畜,谁敢惹呀!尚书家放牛的得劲了,有了这道金牌,天天把它放出去,让它肆意地吃青苗,啃庄稼。老百姓深受其害,可也敢怒不敢言。

莱山区莱山乡车家疃村有个人,和尚书府沾点亲戚。叫什么名大伙都忘了,光知道这个人挺二虎,好打个不平,所以大家都叫他车二虎。车二虎这个人,生得膀大腰圆,车轴汉子,力大无比,在当地还没有人打得了他。

这一天,车二虎和伙伴前去赶宁海州(牟平集),走到堪东沟头川,路上遇到一个老婆婆在哭泣,他们停下脚步,放下担子,过去问老婆婆:“你哭什么?有什么事对我们说一声,我们看能不能帮助你。”老婆婆说:“我一个老太太,和一个痴呆的儿子过日

子,家里总共就这么一亩地,找人种的小麦,你们看,青苗全叫牛吃光了,你看牛还在地里吃呢。”赶集的几个人都说老婆婆:“为什么不把牛撵了!”老婆婆哭得更凶了。抽泣着说:“谁敢呀?那是尚书府的牛。”此时,这帮赶州的伙家也是非常的生气。车二虎那等是火冒三丈,眼珠子瞪得老大老圆,拳头握得嘎巴嘎巴直响。路见不平一声吼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车二虎连声说道:“尚书府的牛怎么了?吃了麦苗就该砸!”说完,挽了挽衣袖,挥着马蹄大的拳头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三下五去二,横一下竖一下,把牛给打死了。

周边干活的老百姓听说莱山车家疃的人把尚书府的牛给砸死了,是又高兴,又害怕,高兴的是耕牛再也不用糟蹋青苗了,老百姓的庄稼得到了保护。同时又都替他捏了一把汗,那可是皇上封的牛呀!谁知道车二虎这个人的头皮更硬,他是天不怕,地不怕。牛死了,但是尚书府家也没有追究,事情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说到底是因为人家两家沾亲带故呢。

这一天,车二虎和伙伴前去赶宁海州(牟平集),走到堪东沟头川,路上遇到一个老婆婆在哭泣,他们停下脚步,放下担子,过去问老婆婆:“你哭什么?有什么事对我们说一声,我们看能不能帮助你。”老婆婆说:“我一个老太太,和一个痴呆的儿子过日

子,家里总共就这么一亩地,找人种的小麦,你们看,青苗全叫牛吃光了,你看牛还在地里吃呢。”赶集的几个人都说老婆婆:“为什么不把牛撵了!”老婆婆哭得更凶了。抽泣着说:“谁敢呀?那是尚书府的牛。”此时,这帮赶州的伙家也是非常的生气。车二虎那等是火冒三丈,眼珠子瞪得老大老圆,拳头握得嘎巴嘎巴直响。路见不平一声吼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车二虎连声说道:“尚书府的牛怎么了?吃了麦苗就该砸!”说完,挽了挽衣袖,挥着马蹄大的拳头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三下五去二,横一下竖一下,把牛给打死了。

周边干活的老百姓听说莱山车家疃的人把尚书府的牛给砸死了,是又高兴,又害怕,高兴的是耕牛再也不用糟蹋青苗了,老百姓的庄稼得到了保护。同时又都替他捏了一把汗,那可是皇上封的牛呀!谁知道车二虎这个人的头皮更硬,他是天不怕,地不怕。牛死了,但是尚书府家也没有追究,事情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说到底是因为人家两家沾亲带故呢。

爱好“三国”的老人



翟在科

他已八十八岁,米子寿,是一位奇异老人。

论辈分,我应尊他为师。一九五四年,我走进初中的大门,他已从上海大学毕业来到胶东。当我三年后考入莱阳师范,他已在龙口师范(蓬莱师范前身)执教,我如果当年报考龙口师范,肯定是他的嫡系学子。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蓬莱师范,他已调到乡下的中学,我们脚前脚后,没有同在“蓬师”这块地盘上耕耘。我们没当同事,也算“校友”。我花甲之年打

乒乓球,与他成了“球友”。他是历史教师,他介绍他的特点是“爱好三国”。我的第一反应是“魏、蜀、吴”,但全拧了,他说的“三国”与此一点也不挂边。

他痴迷京戏。小时候,他家里唱过堂会,接触过一些京剧名角。由于他好学好唱,又较聪明,学会了不少唱段。有一年,有几位京剧名角来蓬莱演出,表演结束,与蓬莱票友联欢。在互动环节上,主持人要求当地票友登台演唱,他毫不客气,强势举手要求上台表演。

他还是象棋高手。由于多年单身,闲下来多以象棋为乐,研究棋谱,与别人对弈,常常到半夜。再加上他思维敏捷,反应能力较好,日久天长,他的棋艺大长,在单位和附近有些名气。一些象棋爱好者慕名而来,常常与他杀得废寝忘食。

他的乒乓球也打得很有特色。他年轻时,腰里藏着球拍,见缝插针打乒乓球。古稀之年见到城里的高手使用怪拍——“长胶”(胶粒朝外),效果

奇特,他受到启发,也改用这新式武器。这以后,他如鱼得水,如虎添翼,乒乓球水平很快上了一个台阶,挤进了老年组的第一梯队。此时他踌躇满志,自信心很强,曾骑大金鹿自行车,从蓬莱到龙口,找老年人打球,下午再骑车返回;也曾骑车三个小时到烟台老年活动中心打球,下午再骑车返回。他八十岁那年,蓬莱“乒协”庆祝他高寿,举行一次乒乓球赛,他荣获了老年组第六名,令人惊叹。他八十三岁那年,到我们单位打球,先后与十几人交手,每人三局,轮了一圈,总算起来四十来局,可见他体力仍然充沛。

现在他正在跨越九十岁门槛,仍然活跃在京戏、象棋、乒乓球领域内,精神矍铄,眼睛有神,思维敏捷,语言流利响亮。最近又被评为“烟台市健康老人”。

我想:京戏是国戏,象棋是国棋,乒乓球是国球,他以“国”为本,爱好“三国”,是个令人敬佩的老人。他叫狄其彰。